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叶广芩有一种特别的讲述能力，能深入故事的内部获得一种超然的体验。细腻，而不煽情；雅致，而不做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也许这种能使我们沉入静默之中的作品更为难能可贵。

月亮门

叶广芩◎著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月亮门

叶广芩◎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门 / 叶广芩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354-8386-7

I. ①月… II. ①叶…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260 号

策 划: 刘学明 尹志勇

责任编辑: 刘兰青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南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9.12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4 千字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刘学明 尹志勇

主 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执行副主编：康志刚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20世纪的1992年至2002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7辑，出版了67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20世纪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67本，已是21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7年以前的1992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59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

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

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

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 90 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 后”和“70 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朝内

新世纪 作家文丛

目 录

001	041	079	117	138	161	190	226	250	273	290	292
谁翻乐府凄凉曲	梦也何曾到谢桥	黄连厚朴	山鬼木客	注意熊出没	树德桥	月亮门	太阳宫	唱晚亭	情智共生的雅致写作	叶广芩作品要目	获奖情况

谁翻乐府凄凉曲

别馆接莲池 谱来杨柳双声 古乐府翻新乐府
故乡忆梅事 听到鹧鸪一曲 燕王台作越王台

——某戏台楹联

—

我老想跟谁说说我大姐金舜锦的故事，却又总是犹豫。毕竟这是个很陈旧、很一般、很平淡，又很不值得一提的故事，让人觉得除了老生常谈的重复以外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当然更谈不上深刻的现实意义。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话题贸然提起，是因为我知道，我不道出，她的故事便永远无人再道，连她那划过夜空的刹那灿烂，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逝于记忆的沉沉黑暗。

她走得远了，太远了。

现今年纪大些的老北京人当中，或许还有人能记得北平 40 年代那次很轰动的名媛京剧义演，或许还记得演程派青衣的金舜锦，记得那个美妙

动人的女子。彼时，金舜锦以其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报上登了她的大照片，电台请她去清唱。总之，她非常的有名，非常的红火，成为票友界一时的骄傲。而对金舜锦以后的情况，知之者就甚少。一代名票，有始无终，难免让人觉得遗憾，让人觉得不完美、不满足。出于手足之情，我有责任将她的结局道出，以给喜爱过她的人们一个完整。她无儿无女，没有后人；她有过短暂的辉煌，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充实；她追求过，奋斗过，也失望过。倘若活在今天，她应该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一个慈祥善良的老祖母。中国戏曲舞台上应该有她亮丽的一笔，金氏大家族里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动人的音律已经散尽，六合之内再无处寻觅，留给我们的只有空白。

她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我们非一母所生，虽然我们年龄的差距太大，大得我们在金家只是擦肩而过。但那血脉终究是连着的，拆也拆不开。

在金家偶然的一次腾房过程中，我在厢房拾到了一本残旧的戏本，是一出老旧的《锁麟囊》。七哥舜铨说，这是大格格的东西，烧了吧，她在那边说不定还有用。我则有些舍不得，将这个发黄的已被蠹虫侵蚀大半的戏本拿到窗前细看，发现里面不少地方都做了圈点记号，标了工尺。从那娟秀的一丝不苟的小楷可以推测出，这当是大格格的手迹，近六十年前的手迹。

书上手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翻看中，一股清香飘来，说不清是来自窗外还是来自书中。抬头望，窗下几棵榆叶梅花瓣已经凋落，海棠的新绿已经泛起，蜜蜂的嗡嗡声让人胸臆间荡起一股淡淡的思念。故乡忆梅事，古乐府翻新乐府。乐府翻开，那凄凉之曲娓娓溢出，红雨纷飞中，袅袅婷婷地走来了韶秀哀婉的金家大格格金舜锦。

二

在说大格格之前，应该先说说我们家。

我们的祖先曾经跟着皇上打过江山，老先祖科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胞弟，他们的祖父觉昌安是宁古塔贝勒之一。1583年的时候，老贝勒和儿

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死于兵火。我们的老先祖和他的哥哥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起事于五月，以“兵不满百，遗甲十三”攻打图伦城，兄弟俩与敌众艰苦卓绝一场血战，大获全胜。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先祖与努尔哈赤一起，为争取刚哈部落、计杀诺密纳，收编萨尔浒，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其兄的得力臂膀。1593年，在反击九部联军时，先祖为掩护其兄，左颊中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先祖在世时，被赐封正白旗主和硕贝勒，参与政事，与其他七位旗主“共治国政”。这道“汗谕”，《满文老档》里有记载，保存至今。顺治入关，我的祖先科尔果摧坚陷阵，直入中原，更是战功赫赫。康熙十四年，在平定三藩叛乱中，懋建功勋，被封为郡王，世袭罔替，一脉相承。到我祖父，尚有镇国公头衔，镂花金座红宝石的顶子，片金海龙绣蟒的朝服，威凌显赫，难以言尽。彼时，大清江山虽然已经风雨飘摇，国势衰颓，再难提得起来，但祖父的俸禄是一点儿也不少的。因为有公爵衔，岁俸银是八百八十两、米八百八十斛。当时朝廷正一品官员内阁大学士的岁银不过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与祖父相比竟低至若此。为了保障满洲宗室和八旗世爵的利益，看来皇家宗室与一般官员的差距之大，实在是难以服众了。

我的父亲生于光绪十七年，祖父死时，父亲二十四岁，当时他正在国外留学。按清朝例制，承袭爵位，代降一等，为镇国将军。但溥仪小朝廷的册封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在国外的父亲听到此信，连回也没回来。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这个爱新觉罗的家族改姓金，因为家底殷实，父亲属社会名人，在政府又有职务，所以家道并未见怎样败落。

父亲一生娶过三房夫人，生养过十四个子女，男女各半，取名以舜字排辈。以“钅”字旁赐名，比如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就是舜铎、舜铎、舜铎、舜铎，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就是舜锦、舜锦、舜钰、舜铎，等等。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太复杂，又拗口。家里人管儿子们一律呼之为老大、老二、老三……将女儿们唤做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这样一来倒也很简单明了，好记又上口，而且轻易不会搞错，特别是对我那个稀里糊涂的父亲来说。因为母亲有三个，所以孩子们的生日并不像一般人家儿的孩子那样起码相差一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有相差三五个月甚至三两天的，说谁是谁的哥哥，也可能他只比那个弟弟大几天。

至于母亲们，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她们跟我父亲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我们管父亲的嫡妻叫额尼，其实两个字的发音一样，是 nène，大概是满族话。额尼瓜尔佳氏，她的父亲即我阿玛的老泰山，是朝廷责任内阁的成员之一，“掌参与密务，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那权势自然要传递到女儿身上，因此瓜尔佳氏母亲在金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不苟言笑，派头很大，就是跟我父亲说话，她也有一副降贵纡尊的劲头。孩子们都怕她，不亲近她，包括她自己生的老大、老五和大、三两位格格。二娘张氏是安徽桐城人，世家出身，文采极佳，规矩也不少。一个大家闺秀何以做了父亲的妾？其中隐情当然也很曲折。张氏母亲我小时见过，一年四季不出房门，脸色苍白肿胀，老是歪在炕上大口地喘气，老是咳嗽吐痰，老是说她要死了。上她的屋里去必须要给她请双安，逢到特定的日子还要磕头。而她特定的日子又特别多，包括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们的祭日，老太太都记着。自己尚顾不过命来还要惦记着别人，真难为了她。三娘陈氏是我的母亲，用我父亲的话说，母亲生于北京齐化门外的穷杂之地，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母亲的小家出身，注定了她的亲切与随和，注定了她的善良与善解人意，这正是大宅门儿里严重缺少的东西。我想父亲之所以娶母亲，大概是因了她的美貌，因了她的活泼、年轻，她比我的父亲小了近二十岁。这在外人看来实在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情，特别是我的舅舅，一直为母亲捏了一把汗。好在大格格金舜锦并没有因父亲与我母亲年龄的相差而对母亲有所怠慢，当着人的面，她也将我的母亲叫做娘，礼数周到得让人说不出什么。背地里，她对我母亲却是连正眼看也不看的，那种冷漠与不屑毫不掩饰地全挂在那张难得有笑模样的脸上。大格格长得并不难看，她有着旗人姑娘的清俊与修长。我们家至今还有不少她当年的照片，面庞清秀，身段苗条，凤目轻盈，隆准圆润，在金家的女孩子当中别有一番风韵。

大格格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看重的是女孩儿，姑奶奶的权威高于一切。所以我这位大姐的性情就有些孤傲，有些不合群，在宗亲中是位没有人气儿的格格。跟怵她的母亲一样，大家也怵大格格。实话说，大格格也并没有跟谁怎么过不去，但大家不知怎的，就是怕。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

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叭儿也吓得钻了沟眼。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唱大轴儿的从来都是大格格，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麟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成惯例，足见大格格的唱功好。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唯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才成为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

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都相当不错。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抢眼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有关。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京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同，那个戏楼是指雍正幼时所住的王府中的一个建筑，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潜龙邸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据说，整个藻井是由一块块梨花木雕成的，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广和楼室内舞台。这个木雕的藻井 1958 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卸走了，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论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有人形容其情景说：

子弟清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铙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

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

这首诗我读着好像中间少了两句，少便少，不影响意思的完整。它说的是社会上的旗人子弟“效仿梨园”达到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演出效果。而

我们家的“效梨园”则又效出别一番模样来。

金家的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字——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位”。别的到位均不很难，唯这戏曲的“到位”却是不容易。它一讲的是艺术功底，二讲的是头面行头，缺了哪样也不行。金家从高祖就喜欢京戏，那时家里养着从高阳乡下买来的孩子，即家班子。有正旦一人，生三人，净一人，丑一人，衣、柔、把、金锣共四人，场面五人，掌班教习二人，锣鼓家伙、铠甲袍蟒，无不齐全，在东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班子。逢有谁的生日、满月，喜庆节日，家里都要唱戏，邀请亲戚朋友来观赏。亲戚们也都是爱戏懂戏的，往往借了各种由头来我们家看戏。那时候我们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永远是轰轰烈烈。

戏班的孩子们都是从小练的，功底很扎实，戏也演得很有水平。道光时候，皇上崇尚节俭，大减开支，将宫里掌管演戏的南府改为升平署，连戏班都撤了。皇上如此，下头自然纷纷效法，且凡是效法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听说各王公大臣为了表示自己也谨身节用，争先恐后地穿起打了补丁的旧朝服，一时皇上上朝，丹墀上一片叫花子般的破衣烂衫，成了道光年间的一景。我的祖先是否也鹑衣百结地夹在众臣之中山呼舞蹈，不便考证，反正从道光七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不豢养戏班了。家班子里那些唱戏的孩子们或遣散回家，或留下听差，也有卖与外头戏班后来成了角儿的。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们在金家代代相传，至我们这辈，家里还有不少会唱皮黄的老妈儿、能打旋子的听差，传带得我们家也从上到下都能唱、能演，那一招一式，都非常的规矩，跟科班训练出来的一个样。

到了我哥哥们这个时候，把戏又演出了新花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破了京戏的传统剧目，在传统的基础上尽兴发挥。常常是现编现演，或古或今，牛头不对马嘴，把好好儿的一出戏闹得不伦不类，面目皆非，诡譎不足信，荒诞不可闻。参与这些胡闹的也有我的父亲，这大概与我父亲多年留洋海外，颇具民主意识有关。只要是演戏，金家的一切尊卑、上下就全乱了套，变作了混搅的一锅粥。甭管演什么戏，父亲出台，爱用唢呐大开门，奏的是诸葛亮升帐的曲牌，以壮阔场面，大布雄威。初时大家都很严肃，父亲迈四方步走出，精神抖擞，弟兄们龙套配场，煞有介事。看来是要演一出正戏、大戏，不知是《群英会》还是《金锁镇》。

大家正在威武雄壮之时，台侧一通小锣，急促的碎锣声中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老五穿着大格格的女黄蟒，黄蟒短，只到他的膝盖，看上边很庄严，看下边两条腿却光着，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见大家笑，他索性把黄蟒一张，露出里面的大裤衩来。后头父亲威严的一声“嗯！——”他吓得赶紧把蟒掩了，钻入后台。母亲在下头说，这个老五，又是他捣乱，乱七八糟地胡穿，怎么把大格格的衣裳穿出来了！瓜尔佳母亲说，老五也不是胡穿，戏里男角儿穿女蟒的也大有人在。《水帘洞》里的猴王，还有程咬金，都穿女黄蟒。一来为扑打方便，二来也说明他们不是正经帝王。我母亲唯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我父亲除了演老生，有时还反串花旦，常演的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与孙玉娇相配的那个风流公子傅朋，则由看门的老张担任。老张演傅朋的时候已经六十二了，牙齿松动，说话漏风，还要张罗着演俊小生，任谁替换也不让贤。没办法，只好由这个六十多的老小生去和孙玉娇调情，也很有意思。父亲唱着唱着忽然冒出一句真嗓儿，插白说：你们的妈让我出东直门给她雇驴去，她说了，今天雇不来驴就骑我，让我趁这机会赶紧跟着小傅朋顺房上跑了呗！下头一阵哄笑，有人叫好儿，父亲越发得意，极尽扭捏之能事，下头也越发笑得厉害。瓜尔佳母亲说，难为他说得巧，赏两大枚。就有人将两个铜板扔了上去。那时两大枚只能买一个烧饼，瓜尔佳母亲的参与更是带了戏谑成分在其中。父亲欣喜若狂地将钱捡了，向下一道万福说，谢太太赏。下头又是笑，夹杂着弟兄们的怪声叫好儿。

父亲真正拿手的是老生。他学的是谭派，认为谭鑫培的唱儿悠远绵长，有云遮月的韵味，跟他的嗓子很对路。父亲似乎没怎么下功夫，就把戏唱得很好了。有一回他在后花园吊嗓子，招得隔壁沈致善扒着墙头往这边看，还以为真是谭老板上我们家来了呢。姓沈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有戊戌的结怨，我们家很是看不起他，虽住邻居，彼此素无来往。沈家几次递话，要过来拜访，要过来听戏，都被父亲很坚决地挡了。父亲说那种溜须拍马、辜恩背义的人，金家人不想沾惹，怕的是有朝一日也被送到菜市口，噤里喀嚓掉了脑袋。而那天，因为沈致善称赞了父亲的戏，父亲竟破例向他拱了拱手，给了个笑脸，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在后花园吊嗓子了。

我大哥舜铨也是唱老生的，他不如父亲唱得好，常常跑调儿，使拉胡琴的老七舜铨很为难。老大的调儿，唱着唱着就走了，他能从二黄倒板“听樵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一下蹦到四平调去，而且一遍跟一遍唱得绝不一样。害得老七很被动地跟着他跑，有时就不拉了，由着他自己去发挥，去瞎唱。只要他一张嘴，他的母亲就要离席，说是怕岔了气，不如及早回避。父亲说老大唱戏不走心，说他唱外头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唱得也很准，一点儿也不走调儿。老大和三格格一样，热衷于政治，两人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三格格对戏是外行，分不出青衣和花旦，搞不清西皮和二黄，对家里动辄就吹拉弹唱十分反感。说现在的时局都成什么了，日本人都打进北平了，金家院里一帮男女却还要涂脂抹粉、粉饰太平，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没出息极了。老大则不然，老大不喜欢戏，但大面上很能应酬得过来，他蜻蜓点水似的演唱谁都看得出那只是一种即兴的敷衍、一种性格的遮掩，不能不说这是他处世的老练。三格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大哥在笨拙浑然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诡计多端。实话说，他不是个好东西。老大和三格格舜铨是一母同胞的兄妹，张氏母亲说他们俩的八字相克，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一个灭了一个。真让这位母亲说着了，没有几年，在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戡乱”动员令下达以后，所杀数千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中，金舜铨的名字赫然在列，国民党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就是金家老大金舜铨。

老二舜铨擅长老旦，稳重老辣，不瘟不火，韵味纯正，浑厚动听，很有李多奎的味道。他母亲二娘张氏生日那天，他登台为母亲献艺祝寿，张嘴一句二黄原板“叫张义我的儿啊，听娘教训”，竟招得台下不少老太太们掏出了手绢。二娘张氏在屋里炕上隔着玻璃说，这个老二啊，他就不能唱点儿喜庆的吗？……我的二姐在旁边说，二哥哥的《钓金龟》今日唱再合适不过了，您听听，“丁蓝刻木、莱子斑衣、孟宗哭竹、杨香打虎”，说的都是儿子行孝的典故。二哥哥的心思全在您身上呢，有这样的孝顺儿子您该知足了。二娘却说，《钓金龟》里那个张义终归还是让他兄长给害死了，听这段唱儿我怎么总觉着娘儿俩就要分手似的？二姐让二娘再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儿听戏，给老二多包点儿赏钱。现在想来，二娘的预感没有错，二十多年后，老二在这座院里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的时候，追查元